



冰点特稿第 1220 期

大学毕业去养猪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陈轶男

一个月给你 7000 元,每天的工作是喂猪、扫粪、捡腐烂的猪、使用危险的化学药品消毒剂。你能不能接受?

入职 8 天后,24 岁的张尧在社交平台写下这个问题。

去年 9 月,张尧从一所高校的食品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他错过了对口企业的招聘,斟酌之后,接过了一家农牧企业管理培训生岗位递来的邀约。

这是一份相对高薪的工作,包吃包住,研究生年薪 18 万元起步,2018 年非洲猪瘟传入中国,中国猪只数量急剧减少,猪肉价格随之猛涨。正邦集团、温氏股份、牧原股份等养猪企业纷纷扩大养殖规模,扩建新场,并且为了适应现代化养殖的需要,广泛招募大学生。

这份工作工资高、待遇好,但没有光鲜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更不轻松。

招聘启事明明白白地写着,农村孩子优先。有人被录用之后被家里人拦下,还有人进猪舍铲了 1 小时猪屎就决定跑路。有坚持下来的人在網上真诚地劝退:耐不住寂寞、熬不住清冷、吃不了苦、调整不好心态者慎入。

1

去年 7 月,从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李迪来到位于广东清远英德农村的一家猪场报到。

吸引他来猪场的原因是钱。去年夏天,一家农牧企业在不少高校发布招聘启事,面向 2019 届至 2021 届全日制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招聘管理培训生、养殖生产及管理、畜牧工程、饲料营销等岗位,大部分职位需要从一线养猪做起。薪资包括基本工资、年终奖、岗位奖金、股权等,本科生入职第一年的综合薪资为 12 万-20 万元,硕士为 18 万-30 万元,博士则是 30 万元起。

李迪毕业于广州一家非重点本科院校,他自认为成绩不够好,就业环境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州的互联网小公司给他开出的工资每个月不到 3000 元。相比之下,底薪 6000 元且包吃住的养猪工作太有吸引力。

养猪的职业发展空间也让他心动。李迪就职的企业为了培养大学生干部,推出了 180 培训计划,用 180 天时间,通过理论学习和实操带教,可以从饲养员晋升到技术员、组长、分场长,稳步实现升职加薪。

李迪小时候,家里养过猪,他知道那种臭味。进场之前,老员工开玩笑吓唬他,说在猪舍待久了之后会被腌入味儿,一身猪粪味再也洗不掉,出去坐公交车都会把别人熏得远远的。

进了猪场,李迪发现这里现代化的猪舍和在农村见过的猪圈完全不同。每间猪舍占地八九百平方米,长 2 米、宽 0.65 米、高 1 米的定位栏间隔着过道摆了 6 列,一猪一栏,300 多只猪被码得整整齐齐。每只猪的耳朵上钉着耳牌,上面标记着序列编号,每串编号都对应着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一份专属档案。

跟家里拿个瓢舀猪食不一样,自动化的喂料系统让李迪可以一次投放 40 多头猪的饲料。猪场的气味也比他预想的要好。地面铺的是漏缝板,不会淤积猪屎。猪舍里装有负压风机和通过水蒸发吸热来降温的水帘,温度控制在 20 摄氏度左右,湿度不超过 70%,空气流通。只要不站在下风口,味道就不太大。

在湖南一家猪场工作的邓宇恒,同样是为了挣钱决定养猪。他在大学读的是通信工程,2019 年毕业后一直都很迷茫。他从工程机械制造行业跳到朝八晚四的国企,又辞职回家备考部队的文职岗位。赋闲几个月之后,之前攒下来的工资只剩下几千元。随着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他最终决定去养猪,攒点钱。

他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在入职前军训的一个游戏环节,领导带来了两大袋猪粪,要求大家挖 250 克放到纸盒子里,重量最接近的获胜。职场新人有小铲子、戴手套和徒手三种方式可选,戴手套允 10 克误差,徒手允许 20 克误差。

邓宇恒把这视为养猪工作的第一道关卡,身为以后要养猪的人,对这个怎么能怂?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徒手。

果然,进入猪场工作后,他每天都要和猪粪打交道。

趁着猪吃料、喝水时站起身,邓宇恒需要迅速用粪耙把猪栏里的粪便扒到过道,通过漏缝板上的漏粪孔,扫进底下的粪池。

有经验的饲养员可以通过猪粪的形态了解猪的健康状况,带小颗粒可能是便秘,太稀了可能有炎症。

巡栏也是日常工作之一。邓宇恒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要去关注猪的眼神,一旦发现猪有双目无神、毛色黯淡、食欲不振,他就要做好标记,进行测温,然后对症下药。

有一次,他准备给不吃料的猪量体温。温度计刚插进猪的肛门,那只猪就突然拉稀,粪水喷了他一腿。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李迪感慨。刚进猪舍时,他跟着场长从猪栏中间的过道走过。两边不断有猪头往外拱,把口水蹭到他裤子上,他小心翼翼地缩在过道中线上,一被猪碰到就大惊小怪。

巡栏一天几十趟走下来,他已经可以从容不迫地在猪群中穿行,时不时摸摸猪鼻子,感觉那些猪就像家里的桌椅板凳一样。

2

不同于出售肉猪的育肥场,李迪和邓宇恒所在的猪场都是以饲养母猪、生产出猪仔为主的繁殖场。场内设有配怀舍、分娩舍、后备舍和公猪站。

在这里,母猪是名副其实的生育机器。它们的工作就是循环往复地怀孕产仔,以 142 天为一个周期,在发情之后接受



分娩舍里的小猪。

受访者供图

配种,经过 114 天的孕期产下小猪仔,产完 28 天时断奶。一般断奶后一周内,母猪都能再次发情,然后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相对狭窄的定位栏让母猪不能自由地掉头活动,避免打斗和碰撞,只能安静地养胎。

生育三四年后,超龄的母猪会被年轻的后备母猪替换。超龄猪和连续一两个月不发情的猪都会被作为肉猪从繁殖场淘汰掉。因为生过猪仔,它们的肉质不紧致,价格相对便宜。

这些母猪终生都不会有自然交配的机会。每间配怀舍都有两三头公猪,它们高大威猛、唾液多、腥味重,但是母猪们只能看看。

为了诱导母猪尽快发情,李迪会赶着公猪在母猪栏外缓慢溜达一圈,顶多让它们隔栏嘴对嘴接触交流。两三头公猪会轮流上阵,这样母猪才不会产生审美疲劳。

骑猪是在配怀舍工作的必备技能,李迪要模拟公猪的动作对母猪进行骑跨。确定母猪发情后,他把从公猪站拿来的袋装公猪精液输送到母猪生殖道内,就完成了人工授精。

产前倒数第四天,被冲洗干净的怀孕母猪要被赶到分娩舍,也叫产房。相当于医院的妇产科。在湖北一家猪场分娩舍工作的张尧说。这里的产床比在配怀舍的定位栏宽敞,母猪可以侧卧着喂奶,产床的定位大架上有挡杠,防止小猪被母猪压死或踩伤。产房里的温度保持在 25-28 摄氏度,装有保温灯和热风机等。为了不让小猪受凉,地面漏缝板上还要铺上木板,阻挡粪池里的凉气。

张尧来猪场后变成了母猪的助产士。母猪一胎通常生十几只小猪,花 3-4 个小时。张尧见过一胎生最多的是 34 只。遇到母猪难产,尤其是头胎不好的情况,张尧会轻踩母猪肚子帮它助推,有时母猪没力气了,或者小猪胎死母亲腹中,他得伸手把小猪掏出来。

他的工作还包括母猪的产后护理,清理污垢血迹、消毒、打消炎针、喂保健药。为了给母猪养气固本,他还在它们的饲料里拌入益母草。

小猪出生 20 多天后断奶,产房的母猪就被赶回配怀舍,进行下一轮发情和配种。

3

年轻人跟着师傅,猪场的日常工作不难上手,但是受伤挂彩也是常有的事。扒粪时一定要斜着握粪耙,速度要快。李迪说。他听说过最严重的情况是,一位饲养员大姐清扫猪粪时,母猪忽然往后踢,粪耙的把手顶断了大姐的肋骨。

邓宇恒遇见过好几次,母猪把栏位撞开跑到过道溜达,还有的猪执着地在栏里掉头,把屁股对着料槽。有一次,一头试图越狱的猪跳到一半卡在了栏杆上,他同事前去解救,猪暴躁起来,在同事肚子上蹬出

一块淤青。

邓宇恒最喜欢在配怀舍和分娩舍之间赶猪,几个人拿着挡板,浩浩荡荡地驱赶一行猪,是结合跑酷、击打、碰撞等多元元素的解压健身运动。即便是这项被认为最热闹、好玩的工作,也难免避免被两三百斤的母猪乱踩乱脚的风险。

给猪打针很困难。李迪有时要给母猪在耳后三指处注射青霉素、氨基比林等抗菌消炎的药物。母猪一甩头,针管就会在他的右手无名指上留下一道刮痕,因为反复被刮,那道伤口很久都没有愈合。

有时候受伤的是猪。邓宇恒曾经给一头猪连打三次针。第一次打进去,猪一挣扎,针头歪了。第二次药水还没注射完,针管锁住了,到第三次才打完。每次打针打到猪流血,他能感到他和猪都很慌。后来他心一横决定多练:又不是打自己,怕什么!

猪场的危险还来自氢氧化钠。它俗称烧碱,是便宜又好用的杀菌消毒用品,对皮肤有腐蚀性。猪舍对消毒的要求高,需要按照 3% 的比例配置烧碱水在过道进行喷洒,或者直接撒一层薄薄的烧碱,裸露的皮肤一旦碰到就会有灼烧的感觉,得立刻用水冲洗。一定要穿水靴,直接走过道的话,那脚就没了。李迪说。

即便按照要求,使用烧碱时佩戴护目镜、手套等护具,还是经常有人为它所伤。有人拍下同事进了烧碱的眼睛,想把照片传到社交平台,因为图片过于血腥,没能通过审查。

还有一些工作,并不危险但让人难以接受。张尧在产房接生的同时还要杀生。有的猪仔天生瘦小,抢不到奶,或者生病之后吃药打针都不管用,就要被处理掉。这个过程很残忍。一开始,张尧用长筒橡胶手套的跟跟使劲踩小猪的头,直到它再也不动。虽然他从小在家杀鸡,但还是有些不忍心。后来,他向同事学习了不那么直观的方法,先把小猪拎起来摔晕,然后闷进袋子里。

除此之外,在猪场,一项绕不开的工作是收拾尸体。

李迪曾经照顾一头后腿瘫痪的母猪,他用水拌着饲料拿铲子一口一口喂到它嘴里,一个月后它居然站起来了。这样的奇迹并不多见,更多的时候,饲养员只能看着不吃料的猪日渐消瘦,打针也不见效,最后瘦骨嶙峋地死在栏里。

收尸首先要先对死猪的口鼻和肛门采样,期待化验,然后把猪用钢丝绳套上,用小拖车运到化尸池,还要对过道、栏位进行消毒。有时候,死猪的尸体会变成青黄色,肠胃腐烂发酵产生气体,让肚子胀得鼓鼓的,随时可能爆炸,拖死猪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在温度较高的产房,张尧的收尸工作更加艰难。产房里两三千头小猪崽,有的从栏里钻出来,死在不被注意的墙角,等过两天被发现的时候,尸体已经腐烂了。

猪场的尸体是腐味儿和酸臭味的混

合体。张尧形容,这个味道比他上学时候刷过的含有腐烂生蛆猪肉的冰柜气味更加酸爽。

刚死去的小猪是最好捡的,可以整个拿起来装袋。等腐烂到一定程度,拿起的时候就可能断成两节,有的腐烂到化成一堆碎渣粘在地面上,还会被其他小猪拱得零零散散。

张尧干一会就得歇一会,捡干净这一摊尸体得花掉将近一个小时,下班离开猪舍回宿舍的路上他还会干呕。

4

从某种角度来说,猪场工作的相对高薪是用自由换来的。当初报到时,李迪从广州坐高铁到清远,换乘大巴到镇上,又搭了辆摩托才来到山沟里的猪场。因为疫病防控和环境需要,猪场往往设在偏远的地方,跟交通干线和居民居住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猪场本身也是封闭环境。从到达门卫室到进入猪舍见到猪,李迪花了五六天。在检测非洲猪瘟病毒后,他还要经过 3 层洗消隔离,光着身子接受 180 秒全面消毒,洗澡后换上猪场内的经过消毒的衣服、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通过酒精和臭氧消毒。

在猪场内的各个隔离点和功能区,工作人员身着颜色不同的工作服,穿着一双颜色的工服只能在该颜色对应的区域内活动。进出猪舍生产区都要洗澡,邓宇恒最多一天洗过 6 次。

肉制品、乳制品和含油脂高的食物都不能带进场。邓宇恒买的巧克力、饼干和蛋黄酥因为含有乳粉而被烧掉。张尧外出休假,第一件事就是疯狂吃辣条。

休假并不容易。虽然猪场规定一个月休假 4 天,出了猪场再回来,洗消隔离又要五六天,大家一般都连续工作三四个月,再一次性休假 10 多天。另外,猪场每个月有封场费 800 元和全勤奖 200 元,出去一趟就意味着放弃这些收入。

李迪庆幸自己比较宅,对都市生活无欲无求,所以憋得住。他来猪场前的爱好是做饭和看电视剧,游戏不打也行。猪场的宿舍配有篮球场、乒乓球台、台球桌等一些设施,晚上六七点钟下班后,大家可以打球解闷。猪场好存钱,牙刷、牙膏、洗浴用品、被子、工作服都是场里提供。洗发水和沐浴露是快捷酒店常见的二合一产品,洗完之后头发干干涩涩,除了支付宝里亏掉的基金,他没有太多支出。

封闭在猪场的最极端情况是在猪舍里隔离。遇上防控流行病毒的时候,人不能回生活区休息,只能带一部手机,吃喝拉撒睡都和猪关在一起,一连许多天都见不到太阳。一日三餐有人送到猪舍门口,李迪每天听着猪叫声、混着猪屎味吃饭。工作服自己手洗,晾在风机下面,会带上淡淡的猪粪味道。

李迪在猪舍住了两个多月,条件差的



猪场生活区的篮球场。

受访者供图



李迪在猪舍隔离时洗澡的地方。

受访者供图



李迪准备给猪打针。

受访者供图

时候直接拿块木板搭在空出来的猪栏上睡,后来他有了铁架床,可以移到过道,和猪保持一点距离。即便如此,他睡觉的时候还要把橡胶鞋挪到床底最里面,不然猪便溺时飞溅起来的尿液会溅到他鞋上。

吃饱之后,猪睡得比人好。只要李迪不吵到猪,夜晚陪伴他的就只有风机的运转声和 300 多头母猪起伏的呼吸声。

用速热棒烧好一桶水之后,李迪洗澡就在猪身后的过道解决,左边对着一排猪屁股,右边也是一排猪屁股。有时候,他还能给自己找到洗澡的隔间。猪舍里有一处大栏,作用是让生病的猪单独住院,在没有猪生病的时候,李迪就把自己放进去去洗澡。

上厕所的技术要求更高。张尧的技巧是压水花,拿粪耙扒开漏缝板,如果粪池里的水深,他就得半蹲着撅起屁股,轻轻地拉屎,否则母猪和小猪的尿液就会被溅起来。

时机的选择也很重要。猪躺下的时候才是安全的,一旦张尧看到周围有猪站起来,他就要随时准备提裤子、挪位置。

5

传统的养猪模式以打料喂猪为主,饲养员文化水平较低。在非洲猪瘟等疾病的威胁下,养猪行业对基础设施、疫病防控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不达标的养猪场不得不退出市场。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生猪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养猪业将持续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向产业互联网、生态养殖等方面发展。生猪产业进入现代化养殖阶段,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科技。单纯依靠老一辈的技术和经验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养殖的需要,各大生猪养殖企业开始重点关注高学历人才。



配怀舍。

受访者供图

2019 年,牧原集团在复旦大学招聘精英管培生,开出了本科生月薪 2 万元、硕士生每月 2.2 万元的薪酬。2020 年,正邦集团也在全国范围内招聘 2.5 万名大学生。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猪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既是猪肉消费大国,也是养猪大国。

参与养猪的不仅有专门的生猪养殖企业。自从 2009 年网易 CEO 丁磊宣布养猪,万达、恒大、万科等巨头相继下猪,武钢集团、山西焦煤也参与了跨界玩票。近几年,宠物猪也流行起来。有商家买来粉黑相间的巴马香猪幼崽,在商场里开起了“撸猪馆”。

来猪场一个多月的时候,邓宇恒和高中文同学聊天,对方在市里当公务员,问起他在做什么。邓宇恒一愣,说了一句在打工。

当时的观点还是有点狭隘。他回忆。对于猪场的工作,他觉得不好意思。家人之外,他只告诉了大学里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

李迪理解这种感觉。他甚至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在养猪。每次电话联系,他总是来几句“我在工地人很好,不用担心,钱够花”。

父母期望他成为一名教师。他们羡慕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周末又有寒暑假。李迪知道,在父母眼里,养猪就是备受歧视的底层工作,他也不想费工夫解释现代猪场的技术应用与管理模式。

前段时间火遍全网的中科院一位博士的论文致谢让他很有共鸣。人后的苦尚且还能克服,人前的尊严无比脆弱。这句话特别符合李迪当时的心境。他觉得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比较安心地在社会上生存下去,没着落的感觉会让他恐慌。为了挣钱,在猪场默默吃多少苦都不是问题,但是就不太想让家人知道。

不过,挣钱的底线是阉割小猪。按照原本的职位晋升道路,他要从配怀舍到分娩舍轮岗,分娩舍的工作之一是去势,小公猪出生 3 天内,如果接受阉割,会长得更快。阉割猪要用刀划开一道口子,把睾丸从切口往外挤,用手抓住往外拽,直到拉断。

看到教学视频的时候,李迪感到无比恐怖。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好痛。李迪说,不是猪痛,是我自己痛。他坚决不去产房,好在当时总部有信息专员的岗位招募,收入会比在猪场时少,但专业对口的他立刻申请转了岗。现在他在写字楼里负责猪场的信息化建设,如果不是打电话的时候一直猪个不停,他就跟普通的白领上班族没差多少。

工作 203 天后,张尧提出了离职。平时一个人在猪舍里,每天面对着猪,跟人说话的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3 月底休假回家的时候,他猛然发现自己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了,见到亲戚时说话语气唯唯诺诺,声音细如蚊子,讲话简短没有礼貌,父亲问他:你怎么变成这个熊样?

这件事情直接促使他从储备分场长的职位离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感到恐惧,再待半年又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张尧觉得,养猪大半年,他更了解自己了。去过那个地方才知道想要的是什么。张尧说,他以前会觉得随便找个行业挣点钱都行,但现在觉得还是要找自己更感兴趣的工作才会甘愿拿出更多的精力,更加上心。他决定回归本专业,接下来从事食品研发方向的工作。

邓宇恒依然坚守在猪场。他不会陷入迷茫。想到同学朋友在外面工作,下班以后能去吃烧烤和火锅,他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待在猪场待多久,也不知道今后又该做什么。

有些东西却越来越清晰了。进入养猪行业半年多后,他学到了许多知识和技能,觉得自己从一个啥都不懂的小白,变成了一个刚入门的大白,因为知道得越多所以才越知道自己无知。

今年 4 月,他休了一场十几天的假,跟大学同学聚会,毫不避讳地告诉他们自己在哪里工作。光明正大地干活儿,付出劳动挣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虽然还没想好未来在哪儿,但他知道自己现在要干什么。眼下的要务还是留在猪场好好挣钱,他要先养活自己。大学 4 年的助学贷款还有 3 万多元没还,他现在已经攒得差不多了。

他住四人间宿舍,过着和大学时相似的集体生活。他网购了剃头推子,室友互相理发,两个同事变成了光头,他留了条小辫子。他还花 2880 元买了一台电钢琴,业余时间,在宿舍跟着视频网站自学。

最近,邓宇恒被派到了分娩舍,那边的女同事比较多,他觉得男女搭配干活儿不累,又给他的工作注入了动力。

一天早上,邓宇恒去猪舍上班,路上看到太阳出来,天空很美,正巧路边有一摊水,他就拍下了水中太阳的倒影。拍完之后他发现,那是粪池里的粪水溢出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迪、邓宇恒、张尧为化名)